

那多三国事件簿之

乱世起风仪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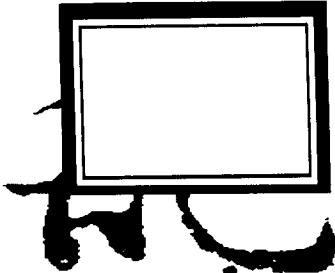


那多著

史上最恐怖的想象力，
重新缔造一八〇〇年前的三国世界。



春风文艺出版社



起
風
仪
亭

那多三国事件簿之

那多著

◎ 那多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多三国事件簿之乱起凤仪亭 / 那多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3-2915-8

I. 那… II. 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028 号

那多三国事件簿之乱起凤仪亭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编辑 布老虎青春文学

主页 qingchun.chinachunfeng.net

Email: qingchun2003@sohu.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0mm×184mm

字数 195 千字

印张 8 插页 2

印数 1-20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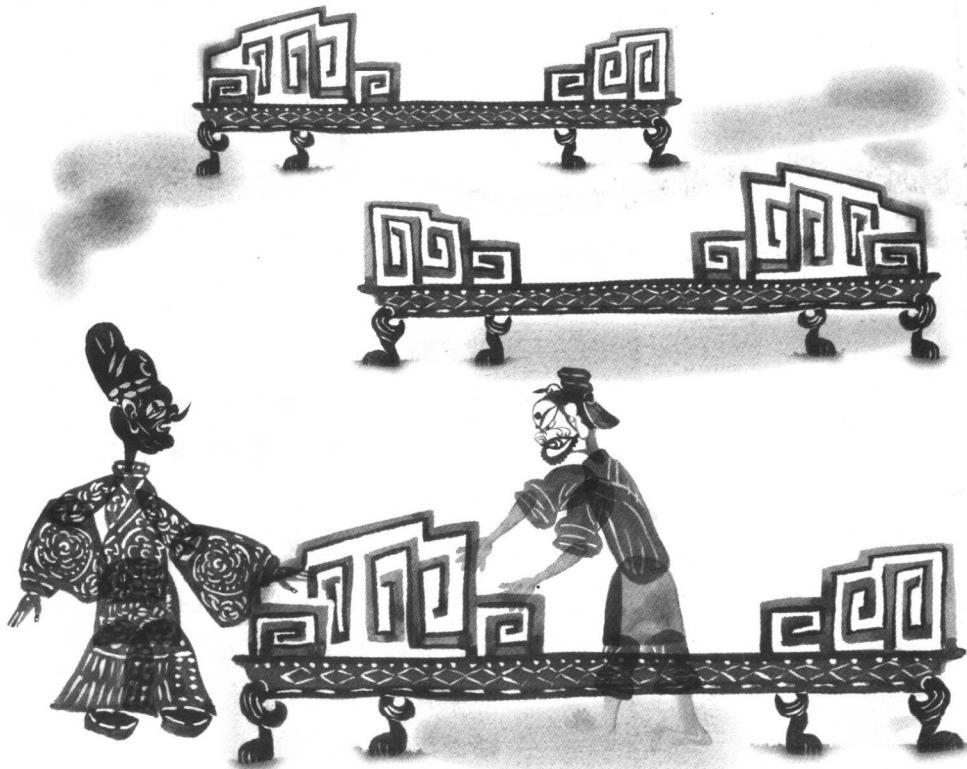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835670



我知道，
我正在诉说荒谬，
但谁又能知道，那历史的背后。
我们已经忘记，
曾有过的，
和我们相同的一张张脸孔。
千古英雄浪淘尽。
而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湮灭在时光之流。
而现在所有的一切，
会湮灭在时光之流。





木匠：又要做大床了吗，今年这已经是第三张了。看来要再坚固些才行，索性用铁床外包木料算了，这样就算有二十年铁砂掌的功力都搞不坏。

董府内务总管：一般坚固就可以了，要是相国发起火来却拍不烂床，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在拍人和拍床之间，我看还是拍床比较合适。

一、董相国挺进大西北

八百里加急快马在官道上飞驰，从汜水关到洛阳，传信骑兵不敢有丝毫怠慢，连换三四骏马，星夜急报洛阳。

华雄战死、吕布落败、汜水关易手这三个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传到董卓的耳中。

刚知道华雄殒命的时候，董卓尚不以为意，如此又臭又脏的大将，自己留着也甚是头痛。后两个消息是同时来的，董卓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仿佛立刻少了一斤肉，面色甚是严峻。

正是午饭时分。董卓背着手低着头在卧室里猛走，围着大床绕了一圈又一圈。孙坚大军，三四天后，就将逼近洛阳，联军主力，只怕也随后即到。这一次吕布竟然全军溃败，丝毫未伤敌军之根基，而目前在洛阳附近急切间能征调到的兵马，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吕布的军队相比。局势真可谓是危在旦夕，要命的是，吕布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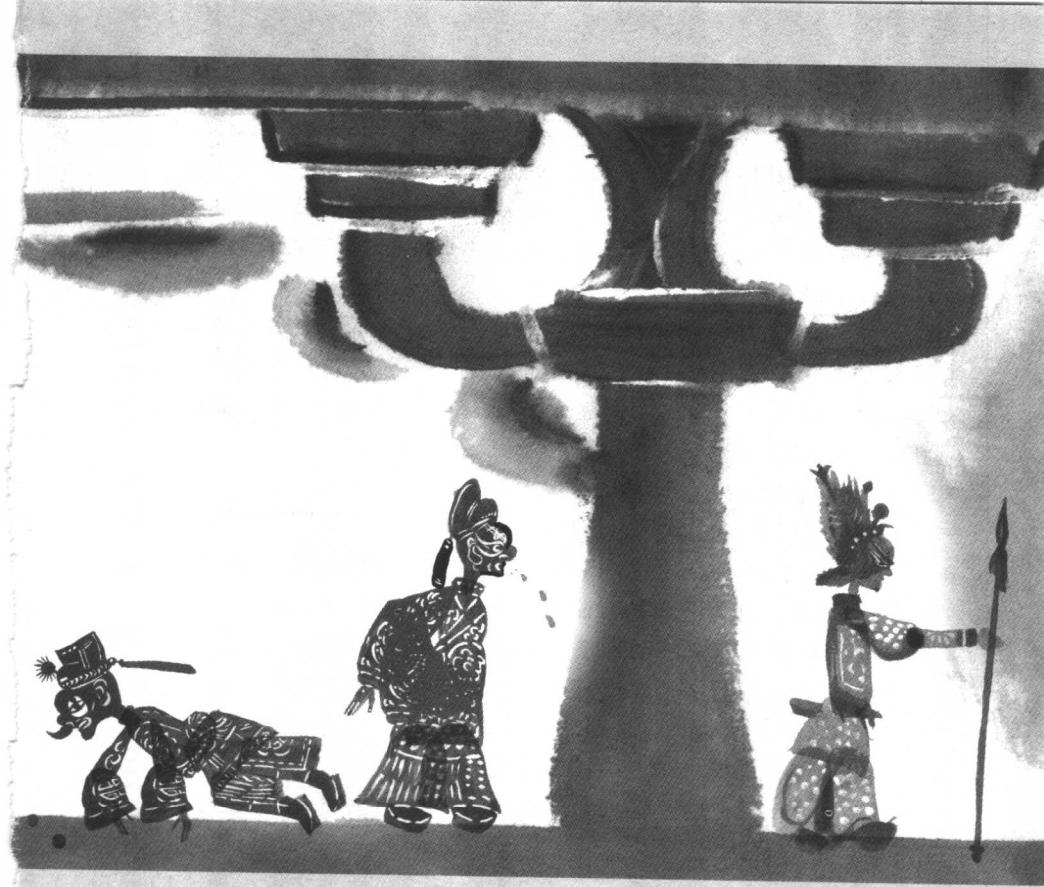
董卓越是思量越是没有办法，胸口窝火，“啪”地一拍床沿。那大床虽然由上好楠木所制，但经董卓巨大的身躯夜夜蹂躏，使用寿命早已大大缩短，再被董卓带着真气，怒而一拍，顿时就“咔”的一声脆响。

董卓一听就知道床出了问题，更是愤怒，心道这种时候你这木头死物也来给我添乱。胖子火起来可什么都不不管，狠狠抡圆巴掌砸了几下，大床如其所愿，轰然垮了下去。





上朝时的小动作。



董卓狠狠盯着这堆木头看了半晌，向外面喊了一声：“召李儒！”

“事情你都知道了，你说，该怎么办？”虽然李儒是董卓的首席谋士，但董卓这时心乱如麻，问话的时候也不带敬语，没冲他发火就不错了。

“温侯素来骁勇，此番大败，想来是其轻敌冒进所致，若择日再战，温侯定能胜之。而相国麾下兵马，其实依然多于逆军，只是一时之间无法调集，温侯新败，紧急间招军再战，未必能稳操胜券，但若相国能稍避逆贼兵锋，后事依然可图。”

“你的意思是？”

李儒干净利落地说了一个字：“撤。”

董卓脸上神色变幻多次，终至镇定如常，眼神坚定，摇头道：“这么就跑了，那岂非太没有面子，今后还如何号令群雄。”

李儒眼中露出稀罕的神色，好像第一次看到董卓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怎么董卓此时的反应，和他平时所了解的董卓一点都不一样，莫非这是个冒牌货？

“相国果然英勇，可是……”

“不必再说，我意已决。”董卓很帅气地一挥肉手，大步迈出门去。

董卓出了门，坐上轿子，往皇宫急赶。两炷香之后，所有的重臣都接到通知，天子要召开紧急会议。这年头在外面混饭不容易，要耳聰目明手脚快，所以许多人已经知道了情势不妙，正在家里发愁，听说开紧急会议了，大多猜到所为何事。

人多的地方，总是吵得很，不管是菜市场还是朝议的地方都一样，天子年岁很小，毫无威严，只听得人头攒动的议事殿中“嗡嗡嗡嗡”，这些高官平日里威风八面，到了这种地方，小动作也是多得很。所谓人生来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果然是有些道理。

“静一静了静一静了，哪个敢再乱说乱动！”董卓吼了一声。董卓可比这少年皇帝有威势得多，谁不知道他董相国权倾朝野，

虽说新吃败仗，但在这地头还得他说了算。

大殿里终于肃静了下来，董卓清了清嗓子，道：“禀陛下，为了我汉室的发展，为了全国一盘棋，各个地方可以发展平衡，臣有一个开发西部的想法。”

“卿但说无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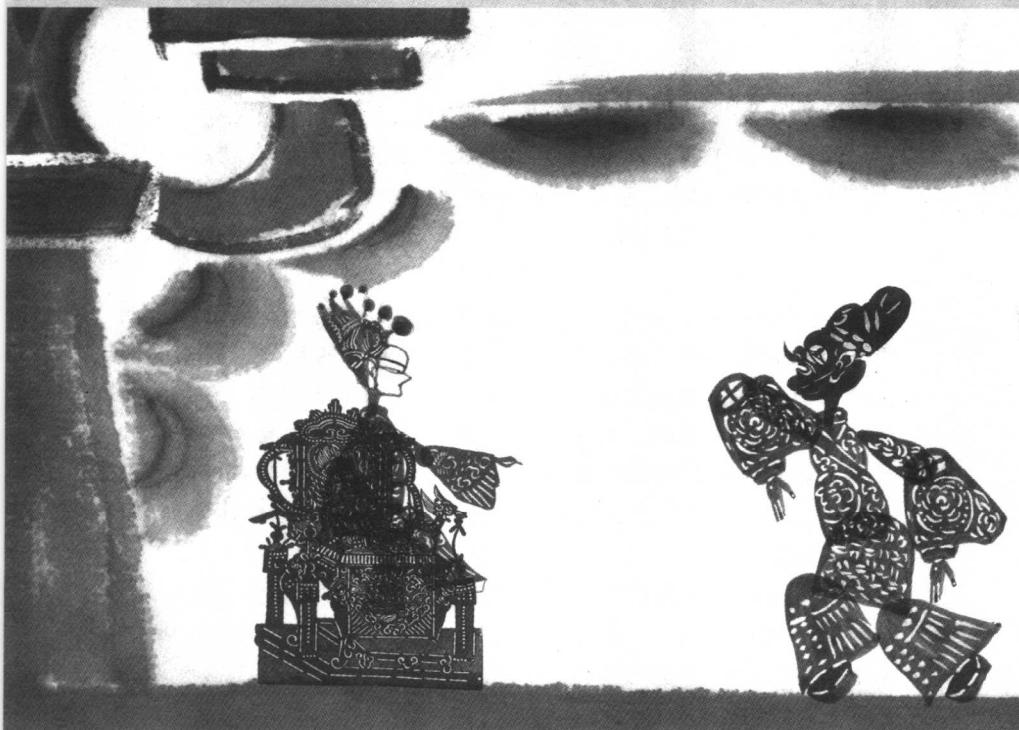
“我大汉盛世，至今已有千载（那时的人都有号称的习惯，明明五十万的军马要号称一百万，作为一种流行的用语，若不时时挂在嘴边，就有落伍之嫌，所以这‘千载’，自然也是号称），大部分地区，百姓安居，百业发达。然而经过臣仔细地考察，发现西部和东部相比，还很不发达，百姓生活困苦，简直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子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我们千万人也要往西部去，去开发西部。”

说到这里，董卓喘了口气，觉得刚才说的话里好像有点问题，看看周围的同僚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擅用逻辑思考的一些老先生，有几位已经晕得不行了，顿时深觉这些人有点废，于是决定再深入浅出地解释一番。

“我记得，孔子老先生还说过，不可一日食无肉，就是说，一天没肉吃都不行。”说到这里，董卓扫了一眼众人，看见大家都深有体会地点了点头，就是那几个老先生也都点了头，似乎自己这句话说得正确无比，便继续说下去，“可是，在西部，有很多地方，百姓们可是吃不到肉的啊，我们这些天天吃肉的人，就应该遵循孔老先生的教导，走出去，走到那些可怜的百姓中去，分给他们一点肉吃。”

董卓看到已经有一位老先生倒了下去，不以为意，因为他是常常语惊四座的。由于没有人敢对他说是他理解上有点小小的失误，敢和他顶撞的人，多已命赴黄泉，所以董卓始终认为，自己的大脑要优于平凡之辈，常常没说几句话，别人就惊讶到不行，要花很





往西部去之决策。



多时间来学习和消化。

不过这一次时间不等人，董卓也等不了别人把他的话全都消化，一口气说了下去：“为了开发西部，我们今天就要行动起来，动作要快，力度要大。我建议，把都城搬到长安去，让大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且，洛阳城所有的有钱人也都要到西部去，所谓有钱的出钱，出了钱还要出人手。相信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西部会很快繁荣起来的，陛下，您圣意何如？”

这小皇帝早已经被董卓搞过路子，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否则不但没有糖吃没有肉吃，连洗澡时侍候左右的可爱的漂亮小宫女也会被换成五大三粗如屠夫一般的壮汉，端是恶毒万分，所以这时听董卓问过来，马上说：“董爱卿所言甚是，所言甚是。”

洛阳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下来。

“董某做事，一向雷厉风行，更何况，西部那么多百姓，正日夜夜盼着我们，所以，我决定，从今日起，迁移就开始。”随着董卓一声令下，洛阳城开了锅。

董卓可不希望到头来搬到长安的只是一个空壳子。以目前的情况来说，长安虽是大城市，但经济实力比之洛阳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要想今后依然执天下之牛耳，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为保障，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武力则无从谈起，所以对住在洛阳的富商巨贾，一律强制迁移，否则即以叛国罪论处。

董卓的军力不足以与联军相抗，控制洛阳城还是绰绰有余。要知道“压力之下，毫无惧色”这句话说说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老实说，没有一个富商会心甘情愿搬到长安，从洛阳到长安，不仅路程遥远，许多经营更是要从头做起。留在洛阳，虽说有遭洗劫之忧，但大多数人都深明大义，懂得在关键时刻要牺牲一些蝇头小利以保全大局。更何况，有许多人与联军本就有着很密切的联络。

是夜，洛阳城灯火通明。不仅城里闹腾不休，由火把组成的

长龙，已经开始蜿蜒西进。次日午后，所有达官显族都已踏上了西去的路途，由此而引起的普遍恐慌，使家底殷实一些的寻常居民，也随大部队开始迁移。要知道洛阳的大户，又岂是“家财万贯”可以形容，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收拾好东西搬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整个洛阳城可谓一片狼藉。

混乱之中，上演了许多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比如养了个私生子的，到了紧急关头想带他一起走结果被二姨太发现了；比如深闺怨妇找了两个小白脸，这时候想一起带到长安去，却发现小白脸和别的女人跑了，芳心受创，呼天抢地……种种平时难得一见的好戏，混乱时分一齐上演，一场大迁移，不知为后人留下多少谈资。

匆忙之间，洛阳城更是数处燃起大火，因为无人扑救，火势越来越旺。

由先锋程普所派的传信兵，将军情急报孙坚得知。

“我部将士，上下一心，英勇奋战，洛阳敌军，望风而逃，未触已溃。目前，我军已经登上洛阳城头，在小将我的精心指挥下，以微小之伤亡，即打开洛阳城的大门，恭迎大将军到来。”这段基本事实没有差错的军情报告，体现了程普极高的军事和政治素养，并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学功底，竟然似是而非，把进入一座还冒着黑烟的不设防城市，说得好似经过一位绝代智将的神机妙算而取得的一场完美的胜利。

“为官当如是，将也是官嘛。”程普捋着胡子，教导着他的副官。

“那，‘微小的伤亡’又作何解，我军明明一点伤亡也没有嘛，这不是欺瞒……”

没等白痴副将说完，程普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看看看看，有没有乌青啊，有就是伤亡了，没有，那就让我再踩两下。”

孙坚在几员大将的簇拥下，纵马在洛阳宽阔的



往西部去之执行。



大街上巡视，身影若隐若现。

孙坚转头对程普笑道：“德谋，你看我们身处于云雾之中，真是恍若在梦中一般啊。”

程普和黄盖被黑烟熏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此时也只有答道：“是是是，真像是一场梦啊。”

孙坚撇了撇嘴：“不过和美梦有点差距，真他妈的。”

此时的洛阳城，尚有多处火头没有扑灭，到处黑烟滚滚，城里的房屋许多都破损不堪，路上的死尸更是随处可见，要知之前的全城大混乱中，许多新仇旧账都被人记了起来，特别是一些大



富大贵之人，积怨不少，搬家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冲进来要帮他们搬，更有甚者，美貌的小妾都被人认领了去，主人当然不乐意，当然常常是造反派人多力量大，双方你死几个人我死几个人，死到后来总是主人倒霉。当然真正财雄势大到一定程度，平日里养了家将数百上千人，就另当别论。

一场闹腾下来，洛阳城虽然未遭兵灾，但留下给孙坚看到的，也已经破破烂烂，耳边又不断飘来没来得及和大部队一起撤走的穷老百姓的哀泣之声，实在是让一向心比天高的孙坚高兴不起来。



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厕所活动。

